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陵陽集卷二十一

元 牟巖 撰

劄

賀陳倉赴召劄

簡在清衷倂頒嚴召見知則說迺疇四牡之功式遄其
歸爰趣八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某官世出詞家
朝之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菲皎日寸丹願江淮

之清晏久勞使指益懋眷知謂汲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誥屬輜軒之循部乃急詔以喚歸治舍人裝詣行在所九重虛佇趣之至四輩之馳多士共期決然居兩制之選悚觀奎筆入告宸猷某辱附門牆喜聞綸綍願如薦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又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久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

相為賜何謝之云某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幹千
鈞之龍鼎濶步一時亦嘗舞丈二之蛇矛錐風四面越
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
頗有此客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况方興
文武共弱之嘆盖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宜輻輳於上
前未許寶橫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陞某自笑寸莛
初無強翦文僖尤喜得尹師魯東坡不忍負季直方效
古靈豪之品題不知量也繼采石磯之勲業還以贈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誕布溫綸肆膺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逶遲朝
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誦詠翕然某官
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獨奏磔妖之勲左粥右
饘人蒙免糴之賜賢勞允懋睿簡益隆太史久滯於渡
湘仲舒雅宜於為誥果招旌之特下亟馳傳以喚歸治
舍人裝詣行在所上心虛佇趣之至四輩之多除目謹
傳決然居兩制之選徑從禁甬平踐政塗某辱附高門

幸逢盛事鳳凰覽暉而下已治表之可覘燕雀賀厦之
成愧慶函之良後

賀浙西黃安撫劄

冠儀計省晉領神臯江左之有夷吾方高人望西都之
用黃霸尤賴尹釐贊書初傳舉國交賀某官識高見卓
學博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
偉經濟之曾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臬任
屢奏屬功征謀治法之兼明義實仁濟之旁邕雖護北

門之管鑰厥任方隆然制西事於廟堂此言當念宸衷之簡在爰峻旨以趣歸左翊右馮姑火煩於彈壓一食二貸亦坐究其源流繇省府乃踐於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實靡須溫席即聽揚廷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綦步尚書踐台斗行遂副於僉期某夙荷殊知竦聞新渥適聞濤江之遠愧旅賀之莫前瞻言厦屋之成尚垂庥之是賴

賀董都丞劄

顯被華褒肆頒異數晉班東璧密聯上帝之圖書導旨
西樞遂遙侍臣之筆索得興之喜舉笏攸同某官抱負
瑰竒見聞殫洽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
見謂經綸之磅礴屬舉行於機廷用圖回於救卜宜疇
夙望之賢俾為一老之助乃升寶締密侍籌帷惟承旨
視鰲禁之至嚴而入侍與螭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
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覲晉用以
究宏施

賀安吉任守劄

秦最澄江易填若水爭杜公於境可知父老之懽然自
東坡迄今復見鄉賢之至止寬條誕布輿誦翕孚某官
粹玉方規盤根利器家聲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
行卓然訪西京循吏之遺意蓋膺表選徑踐穹華惟此
邦率用名流在今日尤嚴宅牧端賴仁賢之重以幸畿
輔之民籀篆方開袴襦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
泰時甘泉即趨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趨還卧轍攀轅愁絕紫陽之父老持囊
簪筆即為碧落之從臣甫入修門峻躋華貫某疊聯雅
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倣裝輒菲儀而將意依依繆戀
蓋不勝折柳之情謹謹護持當共愛憩棠之茂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浹神臯詔嘉空圉辟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屢
書偉甚尹釐之績和聲所被盛節以興某官職大司徒

領右內史為治行之第一已簡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
通邇列棲桁楊而不用寫琬琰於將來某伏沐貽函悚
觀拓本濃墨大字愧莫繼於頌聲茂草園扉喜亦同於
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

日起

采石風清想騎鯨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
官荷橐穹班粉陰雅誼手書郁穆藹其前輩之風臺餽
豐隆逮此同僚之士某莫名所感亟拜而登裹飯而問

子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徵黃霸惟切頌言

回送小錄劄

臚傳集仙殿企並世之魁躔頂戴千佛經修清時之盛事捐函下建拓本寵頒竊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愧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曷深

回南省諸鄉人登第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珍之有人銜袖文書忽聯趙璧而過我且以互鄉之晚出獲依峻甲以同升猥見牽聯俾陪

容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謫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
夫孰踰於公者附驥尾而致千里尚加惠於兒曹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將幸託鳴珂之庇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深
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宏以遠玉粹而溫卓爾不羣
夙共稱於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於過謙粵粉省之褻
華久琳宮之均供捧酎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
以親弟兄行茂均釐之渥宸綸並下齋鉞徑躋某未遂

投閒偶叨乘傳凜莫稱咨詢之職胡敢當慶問之貽曾
瓊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亟謁

賀洪帥兼倉劄

絲綸誕頒臺閣並建卻縠之謀元帥方畀中權太史之
上會稽爰修平準便蕃異數布獲歡聲某官學博用周
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惠氣威聲達四封
而尤鬯星明胃南之積庵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
根欣傳新渙聞履成而賀第切懼悰修郊輅之恭仰留

侍慶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躔謙自牧尊而光肯枉
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躡等之嫌里詠
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餉野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
兢旁觀榮詡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閣
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翰
之下頌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衆人而報國士敢昧

殊私

賀洪帥入宅劄

穆卜剛辰肅臨大府文昌為帥府前羅榮戟之嚴州宅
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令方修於庭戶詔歸坐於廟堂
某仰止崇墉盍攄慶臆燕雀之賀大厦其喜可知龜魚
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酬之禮歌而發德甚慙縑籍之詞敵

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偉望文章當家
元帥聿臨如郤縠之說禮樂初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
儀遂令未至之踪亦與特詔之命金石備設水陸畢陳
入三遜而後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
豈足堪爰諏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饗則有之與先生並
行則過矣闕爰居於九奏靈祀徒辱於兼金某既用
戢藏尤深悚惕備樂而延秦子已頌有於光華辦香而
敬南豐第益勤於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之心俾
陪盛禮極隆謙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御府分綃瑞筵
更翻於薰吹宮葩壓帽名香載實於寶奩醉蝕以歸寵
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造賓筵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
眩眩台背俾千歲願彌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夙開祥雲集紳綏共致三呼之祝天頒詔

上載稱萬壽之觴茲伏披於鈞函猥被陪於盛典某自
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祇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鯉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之印好
學如中壘緒書照太乙之藜詔墨誕頒宗藩增重

秘撰

穆清茂簡論撰躋華奎壁之主圖書允為清選服膺之
親兄弟宜舉舊彞綸綍肆頒庭闈增榮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府駢羅於珍錫慶霄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鞏宗彝之重某猥叨乘傳幸際稱觴言采其芹輒效微忱之敬俾耆而艾願惟純嘏之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二

峻極儲英揆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文開八袞之詩萊

國篤生成誦少遜中原之主自今以始以莫不增某官
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
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
宜趣登於大老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瑞冕聽咸
韶卽與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數起角
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於歡聲藥珠已傳於蜚詔
峻躋宥密永燕期頤某夙忝登門欣逢薦筭校中元列

仙之籍但祝修齡致南豐一瓣之香輒伸微敬

回洪帥送生日劄

某叢爾寒踪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垂弧然
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純采故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
彌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垂軫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
塵几蕭條忽有珊瑚鈎之照海圖圻裂俄驚綉錦段之
竒其在微賤實難蒙荷戲而昌期而艾於自壽以何心
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譴已覲顏而登拜第芒背

以弗遑未既謝私尚儲謁侍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躋磨蝎之宮自憐微蹟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詎意某
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寶函蜚逮照以陸離
之光列篚橫陳錫以庶多之品於昭盛禮惕若愚衷尊
者賜賤者辭何敢妨於嚴命熾而昌期而艾願還致於
頌言

冬至送物劄

回諸郡

荔挺初生式應得與之吉梅花遠寄嘗修賀厦之恭豈
意某官蜚俾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益乎重緹之溫
貺施鼎來甚矣引玉之媿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
線之長正自憐於病況聽五更之漏願還致於頌言

洪帥

冬至

復朋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
期徑登宥府某密依崇屏盍致慶私芹獻至微輒仰干
於主進雲氣多壽尚造筵於賓榮

回洪帥

企踐斗之班媿莫修於獻履援書雲之筆迺忽辱於貽
緘申錫貺儀有光節物況駢羅於品錯益昭仞於眷私某
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枝頭春信肯分將驛使之梅夜半
灰寒自笑惟嬾殘之芋

福王

律起黃鐘已應浮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剛
長順乘壽域永介某密依宏庇盍致慶私

回安吉守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影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
輯慶函已紆謙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之冰畫戟凝香
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綉鳴玉尚憶去年供奉之班方
簡在於御屏即飛來於詔綵禁塗直上扇影徐開某踰
企州門欣聞輿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徵書繼六客之
後塵敢忘拜貺

回淮東總領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乘剛旦茂
輯蕃釐某官和氣緹溫清姿冰潔玉人序諸侯上已茂
賢勞公輔在兩社間厥惟世踐佇膺詔綽歸俸御麻某
未克馳緘首蒙賜翰北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
有子我有臣敢忘善頌

歲節送物劄用回寶慶程守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謙光下燭首蒙子墨之榮如
被陽和自慙臯後某官清芳冰映雋采春華地重寶藩

暫擁燕香之樂天頌璽詔即歸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
元假寵光於敝邑某敢當好語祇佩高情爆竹聲中笑甫
休於行役金幡影裏尚顙班於賀私

回鄰郡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地加錯繡甫修一介之彛豈
謂某官德婉陽規誼高風槩梅花歲晚肯憐寒谷之孤
芳椒蒼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申之貺遺粲若情文某
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並少伸於謝悃弗重列於慶言

回平江倪倉

斗鰲龍角方共企於奎躔春入轡絲爰載馳於使傳況
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宸奎峻躋禁甬
尚念冰曹之末分頒齋穰之多三壽作朋願敬伸於善
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盛心

回安吉守

龍鰲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畫車輻爰輯蒼蒼之瑞宜
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襟度瑰明詞華藻麗人孚條教

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
從元會峻陟禁途某密藉宏庥實懷善類未能與旄倪
之列共聽班春所願託賓客之餘亟聲賀厦

端午送物劄呈福王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玉唾銀鈎忽被謙函之寵橫
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於寵渥祝千歲壽
願仰致於熾昌

福王

奏薰吹之五絃來從殿角開
昌華之九節宜泛宮壺竊
效獻芹之意尚冀矜容載歌
俾父之詩第勤誦詠

洪帥

夏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
畫當三接宜膺寵數之新
蒲獻雖微芹忱攸寓倘特
蒙於領錄實信有於欣榮
入和虞絃方大為天下之
福近依楚畹庶不致小人之
歸

回慶元守

衆人醉我獨醒方欽高躅
一紙書賢十部兼被匪頒
遠

自蓬萊先生蒲黍傾銀注瓦共挹清香切玉浮金遂成
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
歌微涼坐殿閣即以公歸

回鎮江趙總領

香羅疊雪馳頒天上之恩榮玉壺清水分餉人間之奇
絕北府固知於兵勝昌歎尤見於味同飲美酒而讀離
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問歸期

七夕送物劄用回福王

石梁天津御新涼於霄外雲章錦段昇大巧於人間遂
令極陋之踪亦被殊珍之賜敢不重拜亦既黽勉以登
嘉雖則七襄未喻輪囷之懷感

重九送物劄呈洪帥

坡老在彭城之秋重修舊事忠獻鎮鴈門之日最愛晚
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茱萸健在弟仰祝於修齡菊把
蕭然敢敬修於微贄

回福王

開三三之徑悵已動於歸情祝九九之齡方欲修於微
贄首勒鈞翰仰佩謙隆燦列品之前陳於昭厚意亟整
冠而下拜莫喻感私

福王

天開北闕分來萼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之壽適
逢佳節盍致寸忱自慙籬落之微蕭疎莫掩遣侑糗餐
之未麾頤是祈

送丞相折俎劄

宸筆趣行夏車入覲頌聲歡動可知四方萬里之情禮
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綏而迎勞開閭闔以
祥延某偶忝臬司夙陶鈞播幸親逢於盛事盍少輯於
慶私宰相禮絕百寮何敢捧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
伸捲俎之儀

陵陽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陽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

臣張溥

主事

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

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

臣李安國

欽定四庫全書

陵陽集卷二十二

元 牟巖 撰

祭文

祭梓潼文

粵西日之蒼涼兮珠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
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睠都
梁之醇龐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蒨

之盈室詔鸞鶴以服輶兮曰此焉止息嘉歲年之豐靖
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兮蔽幽篁而不見
日孤九首以晝嘯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
千里之安堵爰亭壇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揭嘉名
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歛雲旂之晏娛兮澹容與乎
壽宮儼多士之在庭兮陳椒醕以薦衷命餘觴以沾丐
兮介景福之昭融蔚斯文之煇興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堂蜀公四朝老成越兩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難益光前聞長公翫驪特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維公素履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焉循循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太史之淳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光皇以為之賓見輒改容唐鑑之孫迨於訪落仍侍熙明從容密勿言忠誼醇譬之珠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熒帝曰咨公往重斯文撤棘丐去勉留莫能授鉞東甬公母久勤

二府虛席佇公延登云何不淑遽隕元身當宇太息奪
我蓋臣嗚呼善類夜艾疎星又弱一个龍蛇何屯山澤
之臞骨堅氣清乃不壽艾此理莫詢某也無似辱知公
昆不鄙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溫露章推轂
有味其言竭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重分我
以書詞曠不嗣音計音遠傳駭嘆失聲因循唁問負愧
平生寓詞千里雞絮薄陳公而有知尚鑒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臧維母之
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瘠其死以孝母先子後丹旌翩翩至
此極耶嗚呼其天輶車云返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母怛
遠道

祭楊觀使文

岷峩慘悽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喬木世
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豈計爵位於維
我公克弘且毅老圃之孫克齋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

氣偉節高風抗眎一世聞者至今凜凜生意公實象賢
續武嗣事制行如玉遺榮如介漫仕平進甫及半刺我
懸我車曰此先志朱轡是錫珍館是畀繫之維之其志
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日靡聞公此
風其顙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丘園黃髮兒齒
子孫環列福履順備平生對越浩乎無愧昔有高蹈蜀
景仁氏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強健飲酒樂只涑水
有言神相豈弟公視景仁其實一致甫躋八袞曾不慙

遺西州耆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喟某也晚末
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扶杖操几云何不淑降此大戾感
念今昔不知涓涕亦既後時迺薦薄菲維公有知鑒我
茲誅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茗雪出處同道夷險同節一二兄
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降割喪我先人
所恃惟公自公南征纍然幽憂誰其我拊公雖在遠勞

我良苦我免於喪重至京師見聞輒問遲公來歸忽得
公書不類他日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斬外補得請出
闕道聞公病我憂在顏馳詞未達遽以凶訃追惟前書
殆其別語飯僧虎丘雪涕如灑道江而西不與喪會輶
車既脫喪且有期我病在牀感極益悲嗚呼棺不得甕
穴不得視幽冥之間永負此愧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
衣辦香以拜公墓新松離離宿莽荒芷公不可見曷慰
我思嗚呼公之平生多忤寡遂骯髒流落白首晏歲突

梯脂韋寧彼自賢不肯少貶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講幄
晚遇大用屬爾而又輒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壯顏毅
色崇論絃議嗚呼公兮歿而不忘而況有子肯構肯堂
率我婦子敬陳沃醑有淚無聲喟其永慨

祭叔時齋輅院文

哀哉吾叔清修博雅和緩鎮栗前輩典刑親薰而炙匪
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惠止一縣年近
七袞嗚呼天乎其理莫詰叔始微恙舍醫弗即我來省

侍不寐通夕叔恐戚我持病自力諉曰平時氣稟素實
曾不踰時遽以易簣昔我二親教養視恤我時卅角俾
陪研席年適相若分辨情密以婚以冠長各成立其間
未嘗有數月別別最久者游湘之日僅三四年離而復
合何圖一旦遂爾永訣嗚呼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
淺狹狷急豈不我規竒偏莫克汙用其愚積忤權戚幾
陷大禍旁觀為惕行不紀難語其傷物我之於叔自嘆
莫及歲晚相約嚮晦入息未能免俗破戒輕出叔方杜

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愧色徐公有常通介若一
無存老人自為今昔因循荏苒悔往痛泣叔既全歸我
復其識嗟哉族姓萬里寡特欲營義田欲講宗法叔每
是之曰子之責匪曰一時相煦以濕懼不能保百年之
澤叔今已矣凜凜孤特日益浮危復死何益敬伸薄奠
不過尊鄉哀來攻心有淚洒臆

祭孟從吾文

維己亥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寅魯國年某謹以

清酌致奠於近故親家從吾漕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
澤之儒臞森衣裘之氣骨宜堅強而壽耐胡大損於眠
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醫焉是即驚竒疾之已就殆難
攻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况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伏
瘡而直為此菀結昔子夏之失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
此而力譬若至苦而奚益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
疾抱孤孫以長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
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

計變寓哀於尊鯽嗚呼哀哉尚饗

祭射洪文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劇刺全蜀乃夏五神實降火
傘中天白崖峙雪其疇敢不虔某黏竊未去此猶得奉
椒醕薦壽宮所徼福於神者無物疵癘年穀以熟則千
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饗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示有先也越三日再至於庭
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
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焉孳孳求以無忤於聖
無戾於民者宮牆如見尚鑒厥衷

堯禹帝廟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實在境內視事三日
敬用典常祇拜於庭罔敢不肅

諸廟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愧於心斯無
愧於神無愧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恭
求其所以無愧者神其鑒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
賜也

渠渡 城隍 鰲山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於其土而大庇其民某
假守茲來實與有民之責圉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
見於神祇謁之初矢辭以告神尚陰相之俾克行所志

繫神之休民實嘉賴

社稷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某被命守此土視事三日未有以自見於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大士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聞

見莫不滿意尚憲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

三大神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
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游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
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毋
為人羞眡事之始恭敬以告

射洪

盼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

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著愛直
兩全何媿於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
通壽公孔寧奠此椒酒英風幽寒如在左右

祈雨詣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為神
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為龍也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
撼震電神變化水下土無疑矣越自分龍以來高原告
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若飄灑未足旱氣頗深儻如是

數日低疇且見告矣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於旦夕神其忍深閼熟視而不之恫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於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浹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為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詣渠渡祠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患大庇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皇大命近止神猶

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吏躬至於
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閔神其畀矜斯
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
一刺有一刺之私惟神亟圖之毋缺民望以為神羞儻
以吏為不職則灾於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
願也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

鼉靈之怪鼉孽之繫三犀之刺萬羊之祭神之異蹟震

於全蜀者蓋不可殫記然考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
曰鑿離堆辟沫水而已非水旱之為災是蓋自昔之所
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
為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於蜀者用惠我
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以禱神而報
之者將千萬祀其無替

再禱諸神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於神凡願得一雨活千里民延望

又信宿矣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槁其野如赭所謂不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之所安乎或且曰廩有陳粟糴賈不翔是無傷也嗚呼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於後以為是懇懇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急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罪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猶竊有

餘奠也惟土專城隍惟龍司雨澤惟渡渠禱輒應惟鰲
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
之望也未有靈於昔而閔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
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雲雨一舉手投足之頃化
焚煖而潤澤轉枯槁而昭蘇厥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
何憚而不為此霓望終觖神旂徒及固非民之願也亦
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恂敢固以請

詣渠渡

天子以神能庇此土之民而去其苗害曰雨曰暘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於神神宜有以報上施者迺今旱氣日深高原早禾無所復望人心皇皇神而亟哀斯人沛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函活則其德為甚大其靈為益昭而對揚休命為無數某謹率僚吏躬拜於庭屏息俟命以刺為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

比者亢暘彌月嘉氣弗効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

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為神瀆豈意神肯顧哀
弭節之明日而雨淋浪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
者蘇千里動色曰維神之功嗚呼神勤施于民其信而
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實不職三
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予取予求不汝厭數而某寧不重
自媿乎牲酒斯陳少伸答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汔於
成無有害某受代有日尚嗣告於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文曲聖父祝文

維神隤祉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稱之旦奉觴
稱壽人神一理乃者首春原饗詔旨誕頒維我憲文忠
孝武德仁聖王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不顯
休命以悅於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
尚鑒之益昌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稱後先是
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忱

梓潼

日有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齋宿以奉董修今乃克
用牲幣舉歲常非緩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
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蠶為氏睠我都梁敬供以祀浴種條桑維
其時矣神尚相之有以絲枲

謁府學先聖祝文

浙東

某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

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某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戾於民者宮墻在上尚鑒厥衷

書堂先聖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於學矣載瞻燕居申申天天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朱文公

某惟澗以東是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謹

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於世俗吏之為者始
謁祠庭其敢不肅

尹和靖

先生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
越祠墳歸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彝
典尚鑒厥衷

諸廟

某猥被上命於茲祥刑恭惟明祠實在境內眡事三日

敬用典常祇拜於庭罔敢不肅

雜文

祈雨

沛然下雨益深徯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恭
趨淨宇自列危惊悚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績愆其謬
戾以貽災氣之流行求以感通又愧精誠之淺薄旱既
太甚民也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亟哀救須臾之命微
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殷雷倣起層陰已隕於電

霽先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測皇衷早敷甘霖坐使膚寸之雲合毋撓於風庶幾方千之里間實均此澤

稻畦稱望急須一雨而蘇蕊筴揚科虔致九天之禱不勝憂迫儻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民詎意餘愆又重罹於亢旱祇累來者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天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沛甘霖俾槁乾之胥浹曲全末路庶成敗之稍

寬

薦父心詞

跼蹐為親久瀆蓋高之聽吉蠲事帝甫申欲報之私雖
曰后時益虔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
行已可質穹蒼其言發不忘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允洞
照其清忠聖王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力祈香火竟
謝軒裳自感恙之日深嘗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
延父算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身

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憾茲輒修
於菲薦庶少逭於積愆伏望皇慈特垂昭鑒倘先父平
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載荷

願意

臣輒有危苦之惊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
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沉疴浸成奇恙憂惶朝夕靡
地自寧控澀忱恂惟天是籲由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
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死因循遠宦愧負初心維此季

春適當中澣昔先父實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
是用借公宇之靚深肅齋壇之嚴潔式陳淨供載演真
科以酬宿昔之祈以冀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格陰祐
潛敷遊魂早遂其超升元化莫名於垓北誓堅素履仰
答宏私

入宅保安

傳舍相承別有司存之舊駕輶甫至猥將使事之新輶
露愚衷上塵真宰伏念臣圓形覆蓋賦分淒涼揣已何

修永戴幘幪之造效官所至舉無凌震之虞茲叨誤渥
之榮驟畀祥刑之寄亟言于役非便其私幸陰相於過
江之餘猶籲祈於入越之後乃薦蘋羞之潔庸修藥爰
之科伏願羨錫高穹鑒垂列聖爰居爰處並臻長稚之
乂寧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搖指而天下夏適當辭見之辰里鼓鳴而聖人生况

在虹流之地敬哀善頌仰致精祈皇帝陛下如升如恒
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頌坐臻寧敎之功邦永孚于休益
懋延洪之慶

壽寧節滿散疏

太極生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彌月之
臨敬演真科用陳善頌伏願自今伊始既壽而康廣內
稱觴備極四海九州之養泰元授英益開萬年億載之
期

天慶觀送蝗蟲疏

埴占鳴鶴正切關情野有生蜚懼將貽害永惟此異厥
有其原豈催科太苛而田里無以遂其樂獄訟不察而
吏胥得以容其奸既積謬疵遂干乖盭顧微臣之有罪
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宮輒攄丹悃伏願賜之霖雨護
此穉秧盡驅食葉食心之蟲俾無遺育汙致多黍多稌
之慶實荷至仁

薦楊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歎漂漂之舉歲蛇多厄遽興起起之嗟計
音遠聞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楊公立朝雅望
治郡最聲吳會相羊諒方膺於追詔參墟蕭瑟胡又殞
於奎躔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為之痛愕長身玉立
寧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哀遺愛仰叩真乘以
紓此邦父老之思以見奕世交遊之誼伏願真靈不昧
白香山徑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顧桐鄉之
地

修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仞牆魯人之修泮宮實我路寢惟
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關須先生作棟樑
本為誰事使廬兒費藿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木章誰
主但烹瓠葉或既卷懷而逃於墨此方俛首而代之庖
支柱目前則幾成於架漏經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
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子至他人
恐非所願不妨熟慮試為特書費甚泥沙俱敢盡錙銖

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帡幪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銀未易卜居豹林
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
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捫膝以徑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
不顧除書已下於碧落結屋欲旁於陰厓托我蓬廬任
渠爭席揚子草玄宅未泯師傳商山橘隱翁尚餘樂地
既平時恥言阿堵物豈一旦幻出何有宮嘉惠芳題大

開檀施買一百萬屋只在吐嗟對七十二峰不妨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裹糧坐蓀千里要立墟
於冷焰須共辦於熱心德明路教曾次真淳筆端洒落
當時一琴一鶴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况
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載馳子敬傾困誰餉周郎之急
優孟抵掌聊效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
役風寒易水且勿動游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卷三十二
建城南第二橋疏

天上人間誰則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況當馳
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洳大費支吾十一月
徒枉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相與駕石為梁下導衆
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曰可成往來在鰲背行
是人都喜

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崖秋水中斷小橋倘袖手以旁觀
恐噤喉之若礙而況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徒枉

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端有賴於捐金堪笑堂前杜老
翁自防頽岸豈若香山白居易力去險灘獨未忘情又還
饒舌把錢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鼇背行我心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傳常留天地間豫章以後家派亦有江湖
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踰其
敏一字不堪煮乃坐此窮北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
谷大相流品儘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便施妙斷勿令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漏瓢貯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詒好事

奧里疏

繭室未營雨漬禾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淚眼之枯少
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奧里少府史氏諸孫俛仰
百年親欲歸於黃壤東南一尉兒已嘆於白頭事已至
難時不可失故令治命難效楊王孫孰倡義風豈無郭
元振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寧是均所願王者神聖工巧孰啓厥初昔
三皇與天同符為民立命河圖一畫分陰而分陽藥錄
靈樞載生而載育千萬世實蒙垂佑十三科各務精能
其在吾邦益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撓梁傾木有本水有
源曷申昭報輦斯飛跂斯翼宜厥宏規用是惕然諗於識
者捐貲多助壯觀一新皇肯顧歆有風馬雲車之至物
無疵癘皆青芝紫囷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無情范公指麥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指衣帛以貽李芳叔一旦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閩嶠宿儒志養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多難遽隔存亡竟弗建中釜之榮猶越在散途之次樹欲靜而風不止已矣奚追城如故而人則非歸與未遂發言欲涕決策在任莫勞乎三月之聚糧莫大乎百年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醫半夜叩門所望

於季心劇孟厚為之贈俾掩諸幽將古道復見於今時
而陰德必召夫陽報凡好事者幸特書之

修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翁策勲
於茗椀載考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越至於今益嚴
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
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下不惜千金之貲度地亢工眼
中不為百姓之擾蔡後丁前講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

孔殷老屋徒礙於清風良圖盍更於爽塏寧吾廬受凍
况敢煩人賴詩情得償豈無好事庶幾協力相與盡心
龍護密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厦綠莎廳不比舊
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遠游雖
云拾級而升可無投臂之力正則學正蘭茁其硤青
勝於藍綽有修能雅厚字以正則未除豪氣豈但坐之

大牀頃者長城之行難為短袖之舞沼槃有首宿良可
永歎披腹呈琅玕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謂
爾歌慷慨而以之干碑兀且濡近渴何饒飲之能須更
借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為特書

張剛父助婚疏

迎爾相承宗事穆卜佳期聞有客使前羞宜神慶遺音
阮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
直賀娶之辭蓋亦古勸婚之意可無禮貺以倡義風况

吾剛甫學正菽水怡顏絲蘿締好綠衣而偕萊婦始是
萬全柴車而逐少君或云太簡買羊沽酒好一洗肯綮
槃撤帳欄門須大開芙蓉褥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焜
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巷共看
百輶之送將

陵陽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陵陽集卷二十三

元 牟巖 撰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爰考淵源之自相
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實萬世祀
衣被雖徧於天下脉絡尤係於湘中蓋闕洛之傳實自

春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寧非欠事或者厚言期會簿書我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為迂然宅家方新於表章豈承學反昧於宗旨乃規爽塏乃闢堂皇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竊希尚德之風凡其致知而力行與夫興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從之則有若謦欬乎側者深衣大帶緬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修梁

舉矣善頌發焉

兒郎偉拋梁東地闢天開一畝宮
吾道至今如日揭
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拋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
欲盡承流宣化職
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拋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
自有此祠師道立
明綸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拋梁北伊洛湖湘同一脉
師友淵源萃此中

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拋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愧我拳拳但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拋梁下洗石開池更清洒躍者自躍飛者飛活潑真機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澤

詞

木蘭花慢

錢公孫倅

山城如斗大君肯為兩年留讀易堂前脩然松雪留得
君不天邊乍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
限江籬香滿汀洲不妨無蟹有監州臭味喜相投怪
底事朝來驪歌催唱喚起離愁羨君戲綵脫却一身輕
無事也無憂昨夜夢隨伏履道林麓岳同游

千秋歲

壽黃倅

平分敏手更覺山城小聊坼幘時舒嘯當年湓浦月偏

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纔踰九

半百過九年
樂天詩也共說

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
功名久催洗酸對花一笑為君壽

鷓鴣天

壽何簿乃尊

鳩杖龐眉鶴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愛蓮自是平生趣
吟到梅花晚更堅珍九鼎食萬錢誰如有子彩衣鮮蜀
陳舊事君須記貴盛還當具慶年

漁家傲

病枕逢逢驚曉鼓
那堪送客江頭路
莫唱驪駒催客去
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
折柳淒然無剩語
加餐更把簫衣護
泥滑籃輿須穩度
雲飛處親幃安問應旁午

水調歌頭

表海歸來后
眠食喜清安
身輕於鵲
上下山北與山南
何必交梨火棗
自是霜筠雪柏
歲晚越堅完
摩詰本無病
微笑指蒲團
天有意留一老
殿諸賢
平生出處何似
試把二蘇省
惟有黃門最貴
况是龐眉最壽
九秩閱

人間持此為公壽是即壽元元

念奴嬌

同前

山之天目蔚岩堯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卧處正擁深
深寒碧獨閱雲霏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蒼崖赤子而
今誰為蘇息昨夜涼透西風玉繩晚澹喜見歸鴻入
十二虛皇凝竚久飛下陸離宸畫綉鹵使名洪樞御位
催綴新班立旂常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碧睽蓬萊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清高仙地
位耿耿為民還切此自是平生願力雨後新颺涼如濯
喜湖山千里皆生色便乘此問閭闔殷勤好與磨銅
狄炯精神依然未老鶴標龜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近
中元時節試記取平園菜園况有盤洲當家樣酉年秋
恰已升樞極繼盛事看今日

洪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兼
同知十二月相

滿江紅壽樞密

七筴新春問底事以人為日記正觀鄭公恰至名因人
得況是今朝生上相老天著意尤端的便喚為人日豈
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善類要公收拾願我公
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休人正健耐寒綵勝簪華髮看
年年天際不曾陰真奇特

水調歌頭壽福王

某官慶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說揆度正中

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宗祏之休敬陳
樂府之詞仰致閼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棣華親平生為善最樂夙德宛天人
玉葉金枝方茂瑤沼丹壺如畫光景鎮長新五福一曰
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度綉纏麟傳宣來自絳
闕瑞采蔚輪囷樂有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翠釜紫
駝珍笑把南山指還以祝巖宸

陵陽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陵陽集卷二十四

元 牟獻 撰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

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義號為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於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髫髻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遊蜀學成都石室郡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嘆曰是不足為吾學

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
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坐臯比者皆宿學大師
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擊連折五鹿君
會下竦服早游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
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至家塾先生以
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
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
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是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

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考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屨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谿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諸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倦遊強以往凡書

翰悉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規約甚備先生得罪權貴人歸卧茗雪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調台州寧德縣丞丞廳催歲役錢為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憚莫敢向屢更聊攝弊益滋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往專卒乎毋徒困

其子守戴侯恂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嘆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與一清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鄉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頤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闕升應詔薦士復以先

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
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為人物之表
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求為守未識
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
先生候之郊垌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摘賞贄文
警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吝口
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
過越則堂力要權檢法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讞議務得

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
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
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趣
為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致之
性處羣物之會吾為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巖
先生洪公起帥越蕪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准備差
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關餽
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踏差樂不可讀

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文忠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
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
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盛暑弗置所釐正藁已具未
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牘閱書策
應人事如他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
生使人逆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
先生謝醫叩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
忽痰薄咽間疾復作竟終於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

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
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
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士
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繹貫
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改易其
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講手畫粲然可觀以至訓詁義疏
一語之疑一字之訛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
類博通本末賅貫世之號為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學

者好高騫遠躡等凌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
為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
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導誘掖
旁引曲譬疊疊不倦其詞氣反益寬平真得講師三昧
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
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惰之色不欺暗室不
愧屋漏先生有焉威如之教行於家嚴不可犯然其中
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終

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
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篤於禮垂老不廢雖
童稚亦與為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
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親不可疎言不及利徧遊諸老
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擔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一
室蒔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
月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敬之
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為

棄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鍊通達宿於其官者所
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文根據淵源力宏以肆大抵
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鉤章棘句巧鞏輓而窘邊幅者先
生所不為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
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唱酬聯軸筆法尤道勁逼歐柳
寘之名帖中莫辨也為金石書者以不得先生書為憾
如岷峩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
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

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
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先
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
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潛待省進士黃中
為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
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
人見心奎壽晦老皆歿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
庚午奉先生柩葬於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

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明復使其
稍進於時必能助成王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
不究其學齋志以歿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卅角
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
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月聞師訓
以不為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已矣無復
可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患難餘生志氣頽落方
為門牆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誼不

得辭顧葬日薄迺掇言行之大畧著於篇他尚多所遺無以發先生道德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尚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墓誌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未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為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

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為之慨嘆一日天錫墨衰造予拜而泣曰自喪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倦以有大事在幸既卜遠顧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謂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予忍固拒終沒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徙揚十世祖巽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巽生尚尚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適與

姓叶遂占籍焉曾祖說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迪
功郎力善務本益衍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通敏嗜
書嘗以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顯志奉親日調護
其眠食不肯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
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既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
整廬舍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詬病
獨能修學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趨聲譽益起中丞崔公
或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彞秉同知徐公琰舉充

提學學校官亦不受勲清隱處士之號以雪崖扁其便
齋標致尚矣為人恬淡簡約桐帽棕屨徜徉山水間吟
嘯自適然性篤厚頗信內典卓庵剏橋作諸利益事貧
者解衣推食病者予藥死者給槨無所靳癸卯歲大侵
民艱食饑殍流亡相系於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
價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及秋遠近之人賴以全活無
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省臺次第列其
狀宣撫使博采公論具以實聞於朝且諭郡邑推表其

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門人皆榮之會子舍歸侍拜慶
人士踵門舉此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
強起為加餐謂當埽浮穴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戒其子
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脩
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往出涕而
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
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孫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廿
六日癸酉葬於東職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

類可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賑饑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為帥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坐於忠定之上雪崖蓋無愧於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銘以誌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匪積曷裕世或趨利苟且旦暮皇恤厥德為他日慮於惟朱氏筆橐華緒十世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爾饘爾粥全活耄孺我書我詩保守澹素以儒為官有子克副年開八袞

榮及三釜乃表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已獨兼具夫
復何憾含笑泉路負土為山孝思遠慕鬱馬松標春雨
秋露自葉流根永篤爾裕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誌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君望卒於吳興寓舍以喪歸葬毗陵
從先墓其志也鰥孤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為詩弔之
越三年其姻家采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
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

朽者敢以其孤見願矜而畀之銘予固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弱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考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素氏父某登仕郎潛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寶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他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磨礪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

圮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舊觀
浸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宮
異物充斥勢不得爭喟然以嘆乃節浮費叶衆議惟新
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鹽薦有所以教以
育推厥攸始實自君望又捐已俸造籩豆可謂知禮者
愛是邦佳山水秩滿待選乃買屋以居昔者胡安定見
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
望乃以此為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為

作古榴焚香端坐讀書其間暇則往來南北諸山從容
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溫雅樂道人之善內
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困乏者輒賑贍
之無所靳人皆稱為善士庚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汎
埽扁舟亟歸道得痰疾疾止復還竟不可為其卒三
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進縣占石之原
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
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寧適柴嵩妙惠適婁英發妙

淑許適鄒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
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適
弟庶女三人妙素適張復妙觀妙善尚幼異時進取之
士馳騫不足從鄉貢已難況得入太學尤難蓋有槁項
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
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煖而去
遭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
何始豐終嗇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婿皆高門大族名

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窆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
二子使有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
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故上章困敦感時春暮夏畦馬醫皆
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歸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云其
何依若祖若父成願初志銘魂歸厝松楸良久慰爾永
慕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為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本曹溪曹溪本達摩心傳面命具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深以競華逐末為世戒在其法中庶乎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即是因是來自鄞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烟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轉為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夙具聰敏有志於道負笈從台東

掖憲法師習天台教居數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
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癡
絕冲公無準範公倡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為之徒師
首從癡絕於道童一見刮目坐數歲大有警發乃之徑
山見無準時問道者肩相摩師年最少機最捷無準亦
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大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月火燒
山話擬對竹篋杖之當下有省因留不去川本靈隱以
為書記力辭且薦歸雲度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焉讓

馬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自大慈遷延
壽又遷香山越丙子屏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錫遜席
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懷不在鄉里剡川自更兵火積
骸滿野即收聚焚化殆有萬數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
前廣為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虎豹人家小兒橫遭咀
作驅虎行聲其惡而去之虎巖靈隱願以師補葺至則
大新僧室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遯菴密菴時氣象
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之斲石

為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為銘刻而立之洲渚
之上施食設以拔沉寃三年東歸遊雙徑雲峰有遜堂
舍蓋意亟微服還錫杖扁其室曰晚泊閑戶書法華經
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謂無以
易師因共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應夢名
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為勝處師益喜得此雖歲苦
缺食兩持鉢浙右不憚也用賓禮延致東巖石公相得
歡甚它日行事東偏巖謂師益遂即此營菟裘既成家

性存之巽書寄幻二字揭之挹乳峯珠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壬寅八月十五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答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為人寬厚篤實病者與藥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詩偈尤洒落每升坐記禪人騷語聯絡貫串總為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肯綮

頗效癡絕云如周伯弢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舒閬風
咸與之游予謂野翁立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戒不
茶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是之謂曰寄幻銘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既俱空所
寄何地而復於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寄則非幻強立
名字未離二患欲問寄幻寄幻久寂瀑流千丈雪峰之
側幻為奇觀砰處濺電凡有耳目如夢斯覺迺刻堅珉
與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壞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為乙巳七月其記室懷珠哀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求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修撰鄧善之再至為師喜見顏開舍予高閣煮茗話舊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為死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膽同而予亦復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族

也故惓惓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也
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田縣尉父良輔知黃巖縣母
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
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如童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通
悟泛覽經史百氏父知其不凡俾出家於郡之雪峯居
半載行脚出飛鳶嶺抵義興法藏得度於一峯齊禪師
年十五薙髮受具戒遂徧參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靈
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宿德爭欲致之師頽然山

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遊吳興道場東叟
穎以為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為內記力辭絕
江過育王謁寂窗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為侍香次掌藏
鑰寂窗自枯禪枯禪自密菴得其傳授皆閩偉人師世
出四明壽國遷開壽有史督相之子州尹見師行解相
應捨開壽行府與師營菟裘曰四明蘭若為終隱計未
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錫來此山蓋唐剎自熙寧
間大蘇公遊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

輕昇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為瓦礫迨乙酉凡十年舊觀
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建大佛寶殿金碧輝
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摹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
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等之鐘鼓法器由中
徂外煥然一新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挑囊負鉢袂屬肩
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綸言賜金襴袈裟敬
受法旨加號佛海性空庶少答其道心精勤之所成也
辛丑六月三日忽示微疾索浴淨髮書偈曰佛座有千

却我座十七年說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脩然而逝時
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闍維後頂骨牙齒素珠不
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今
住崇恩士洵為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為歎間語其
徒士芝等圖之乃捐已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創建三
塔且力請為師壽塔於其旁庵廬既成師遍之闕心源
芝等又集衣資買田以供香燈之費俾行者職洒埽滿
三歲則推其名次之居首者度以為僧而禮當代住持

以改名改名已復禮塔為師其規約如此至是瘞焉世
率謂種種佛事皆有為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立
亦因其時之所可為而盡其力之所當為非為已而為
也故終歲有為而實未始有為如必為此而為法一切
諉之不為則澄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
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已老而為之嘆惜耶師之願
力亦弘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菴之傳燕坐雲峰十有七年應緣而出緣

盡而逝居然一旦冰解蟬蛻吾性本空無亡與存是為
佛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與今是為龍源方寸之
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是為真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
無乎不在處處光滿亦無雜壞維爾子孫視我刻辭如
未見師自源求之

東臯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久未銘壬寅秋雲門
思上人錄其行實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

文以刻柳子厚嘗謂葬大浮屠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
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徵旁
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真真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
將用毗尼為室宇而慧為戶由定發慧一歸真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顧余未
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良其背其道光明蓋戒定慧是雖
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
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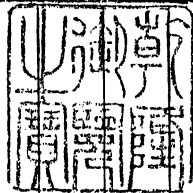
母改適王氏挈以俱性聰悟稍長誦書輒能記惟喜啖
茹止庵文詰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
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具戒日以律為務能通旨義淳
祐初更從佛光晦巖照公於南湖延慶覆講有機辨不
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年與儕輩十人者然指禱旱輒
大得雨歸結茆薰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
切用其語即邑之東臯菴精廬為接待飲食藥物百須
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後愈開斥遂

為福昌縣院尊止庵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干頃歲用平斛入其租使佃自槩量嘗有刻石於題曰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遊諸方徧如禪老多所悟入卒定宗旨嗣佛光咸淳中白雲堂舉鄞之布金則力辭弗就自是數載益疏外務恨山不深林不密焚香嘿坐唯茗是事修比僧使過而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師泊然無意於世矣戊子歸老止庵墓廬曰冢間育王珙公遺詩曰聞得去年交

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容示
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閣維齒不壞即塔於冢間在華嶼
湖之右臘五十八壽七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
宗要姪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度雖
褻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嗔怒好拯饑
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佛事華嶼白龍祠久圯敝則
新而大之平生交遊多名宿士晚歲修廬山蓮社故事
舉小彌陀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某曰蓮

公標名錄間為五字詩有金碑點示及惟心觀起教觀
二義人皆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經歸敬焉昔我先
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不可復得慈
感少愚同門也實與恩上人胥趣銘恩亦辯博有信行
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為歸與吾同體非山非止是
曰真依華嶼之湖冢間之塔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
可說龍之聽之



陵陽集卷二十四